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白生奇姐佳會

是夕，四人共歡，三鼓罷宴。瓊、奇先歸繡房，生、錦共撤肴饌。奇含羞縮，欲背前言，瓊曰：「盟誓在前，豈敢相負？」奇執瓊手，曰：「真個羞人！將奈之何？」瓊為撤去金花，奇又不解羅帶。瓊笑曰：「吾妹有何福德，起動十七歲小姐作媒婆耶？妹夫來矣，衣帶快解。」生亦突至，奇笑而從，因蒙被而眠。瓊視生曰：「慎勿輕狂，嫩花初吐也。」生笑而登床，只見雲雨之際，一股甘香，人間汝有，但略點化，即見猩紅，生取而驗之。奇轉身遽起，謂生曰：「十五載養成，為兄所破，何顏見吾母乎！皆姊姊誤我也。」生細細溫存，輕輕痛惜，待意稍動，乃敢求歡。奇曰：「只此是矣，何必復然？」生曰：「此是採花，未行雲雨。二姬雅態，妹所悉聞，若不盡情，即喪吾命。」奇不得已，乃復允從。但見芳心雖動，花蕊未開；驟雨初施，何堪忍耐。乍驚乍就，心欲進而不能，萬阻千推，口欲言而羞縮。愁眉重蹙，半臉斜偎。鴛枕推捱，頓覺蓬鬆雲鬢；玉肌轉輾，好生不快風情。雖其嬌態之固然，亦其花英之未滿。生亦輕試，未敢縱行，但得半開，已為至願。須臾雲散，香汗如珠，蓋其相愛之情固根於肺腑，而含羞之態自露於容顏。固問真情，再三不應，貼胸交股而臥，不覺譙鼓三更。瓊姐舉燈來，曰：「吾妹得無倦乎？」生興大發，拽瓊登床，盡展其未展之趣。瓊亦樂其快樂之情，真盎然滿面春，不復為嬌羞態矣。既罷，奇亦曰：「姊姊得無倦乎？」瓊曰：「但不如妹之苦耳。」三人笑謔，忽爾睡酣，日晏不起。奇姐之母，陳氏夫人也，在外叩門甚急。錦忙速喚，三人乃醒。生自重壁逃去，尤幸夫人不覺。瓊因給之曰：「五更起女工，因倦，適就枕耳。」夫人諭奇姐曰：「汝與大姊雖表姊妹，患難相倚，當如同胞，須宜勤習女工，不可妄生是非，輕露頭面。昨趙姨欲汝三人同爨，不令女僕往來，此習勤儉一端，吾亦聞之自喜。」少頃，瓊姐母亦至，見此二姬猶未梳洗，責瓊曰：「雞鳴梳頭，女流定例。此時尚爾，何可見人！」瓊曰：「五更起女工，因倦，復就枕耳。」二母信之而回，瓊、奇膽幾破矣。

奇深懊恨，瓊亦赧然，相對無言，臨鏡不樂。奇曰：「自今痛改前過。」瓊曰：「我亦大覺昨非。」錦隔牆呼曰：「只恐白郎來，芳心又依舊矣。」奇曰：「四姊固功之首，亦罪之魁。」錦笑曰：「吾罪誠深，須宜出首。」奇曰：「姊首何人？」錦曰：「專首二姐。」奇曰：「有何可據？」錦曰：「詩句尚存。」瓊曰：「我與汝姊妹連和，從今作清白世界。」錦笑曰：「江漢以濯之，不可清也；秋陽以暴之，不可白也。」奇曰：「我當人侍慈母，不理許多閒非。」錦曰：「不過三五更，復想敘佳期矣。」奇不覺發笑。錦娘啟扉而入，曰：「我欲為白哥制雙履，願二妹共樂成。」瓊曰：「謹依來命。」奇曰：「吾弗能也。」錦曰：「吾妹尚未知趣，他日偏爾向前。」共笑而罷。於是錦娘制履，二妹協功，日暮倦勤，共成聯句。推瓊首倡，為五言排律云：

四月朱明候（李），

陽和乍雨天。榴花紅噴火（趙），

荷葉綠鋪錢。公子游瓊苑（陳），

奇英奉碧泉。柳暗迷歸路（李），

花香透坐筵。雲鍾敲清韻（趙），

錦瑟奏初弦。意馬牢牢係（陳），

心猿蕩蕩牽。多情慵針線（李），

得趣賦詩篇。蚊蝶台前舞（趙），

鴛鴦水上連。願為連理樹（陳），

合作並頭蓮。信誓深銀海（李），

風流滿牝川。文君如何作（趙），

司馬亦稱賢。為制綠雙履，高高步紫煙（陳）。

錦笑曰：「二姐口硬似鐵，心軟如綿。」奇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錦曰：「看詩便知。」奇笑曰：「君子戲言，不可戲筆。」瓊笑曰：「可是，可是。」是夜，生以朋友邀飲，不至。三姬無限惶，坐至四更方登床，比至雞鳴，起梳洗矣。

生醉醒，不勝痛恨。清晨，即詣瓊房，冀圖一會，告以衷情。不意三姬各去候母。生疑事機漏泄，又懼心志變遷，題詩示瓊曰：

酩酊不知夜，醒來恨殺人。

洞門空久坐，不見百花春。

生坐久，不見三姬，又欲候文宗揭曉，悵悵而去。

瓊歸，見詩，笑曰：「白郎夜來被酒，今朝無限惶。」奇笑曰：「他醉由他醉，我醒還自醒。」錦笑曰：「昨宵既已醉酒，今夜必定迷花。」少頃，家童來報：「文宗發案。」趙母令人去探消息。三姬相對深思，側耳欲聞真信。久之，奇笑曰：「白哥既有採花手段，必有折桂才能。此行決應高選，不須姊姊猜疑。」瓊笑曰：「汝是座上觀音，說話自然靈驗。」錦笑曰：「他只一夜夫妻，識破十年學問矣。」奇帶羞含笑。時午膳猶未畢，家童入報趙母曰：「白家大叔起居優等矣。」趙母甚喜，來報三姬。錦、瓊俱目奇，奇亦帶冷笑。

趙母既退，錦、瓊戲掖奇上坐，曰：「阿妹真觀音也，每事拜而問焉。」歡笑而罷。

是日黃昏時候，白生歸，入見趙母，因請見李老夫人及陳夫人。夫人曰：「好個清俊秀才，他日必成偉器。」生以所賞銀花獻之趙母。趙母分賜三姬，各妝為士寶花勝。奇姐一枝，尤加巧麗。瓊姐戲以詞曰《憶王孫》：

■娥神已屬王孫，坐對花神久斷魂，燕語鶯聲不忍聞。想黃昏，花勝鮮妍獨倚門。

是夕，入三姬之室，談笑盡歡，不覺譙樓起鼓。錦對瓊曰：「二姐尚未知趣，今夜當使盡情。」乃一與白郎解衣，一與奇姐解裙，勒之共臥。奇姐固辭。錦曰：「自此以始，先小後大，以此為序，勿相推辭。」生然之。但見輕憐痛惜，細語護持。女須有深情，但未堪任重，花心半動，桃口含芳，生略動移，即難忍耐。生曰：「但喚我作檀郎，吾自當釋手。」奇固推遜，生進益深。奇不得已，曰：「才郎且放手。」生被奇痛惜數言，不覺真情盡矣。相抱睡熟，漏下三鼓。

錦來，呼曰：「瓊姐相候多時，如何甘心熟睡？」生與錦去，即登瓊榻。瓊曰：「願君安息片時，相與談話為樂。」因詢奇佳興，生細道真情。瓊聞言心動，生雅興彌堅，於是復為蜂蝶交。及罷，瓊謂生曰：「君為妾困倦如斯，妾不忍君即去，但錦姐虛席已久，君其將奈之何？」時錦立在床前，摟抱同去，相對極歡。

錦風月之態甚嬌，生雲雨之情衣動，在生已知錦之興濃，在錦唯懼生之情泄，謂生曰：「君風力甚佳，妾意欲已足，但欲姊妹為同床之會，不知君意何如？」生曰：「此是人間之極歡，但恐二妹不從耳。」錦曰：「吾給之使來，然後以情語之耳。」

於是，錦給瓊曰：「白郎適來發熱，如何是了？」瓊方醒覺，聞言戰懼，即起問安，被生摟定，乃告以錦意。瓊只得曲從。錦復給奇曰：「白哥滿身發熱，瓊姊在彼問安，汝何昏睡，不痛念乎？」奇曰：「今奈之何？」錦曰：「去問安便是。」奇遽起索衣，不得其處。錦曰：「快去，快去！夜暮無妨。」適至床前，被生摟抱，只得曲從。生刻意求歡，三姬推讓不決。生銳意向錦，錦辭曰：「欲不可縱，樂不可極，向愛二妹妙句，兄當與之聯詩，使妾得以與聞，亦生平之至願也。」生曰：「妙甚。」即床上口吟，生為首倡。曰：

君不見瑤台高映碧天東（白），

珠璣璀璨玉玲瓏（趙）。
又不見襄王朝來飛白馬（李），
日暮又復跨青■（陳）。
乍雲乍雨迷花月（白），
羅襟飄搖揚輕風（趙）。
沉香亭北花盈砌（李），
牡丹芍藥海棠紅（陳）。
觀花不飲心如醉（白），
醉倒花前月朦朧（趙）。
一片芳心作蝴蝶（李），
飛來飛去入花叢（陳）。
美人蔥素紫羅綺（白），
語笑花間喜氣衝（趙）。
貽我佩環傳心悵（李），
復將心事托絲桐（陳）。
柔情已為奇音動（白），
忙忙飛舞採花蜂（趙）。
與君竊藥先奔月（李），
森然火會廣寒宮（陳）。
廣寒月色皎（白），
報我三春曉（趙）。
玉華露液濃（李），
想思夢來繞（陳）。
錦花瓊餽飾綺羅（白），
趙姬慷慨揚清歌（趙）。
投桃報李心深念（李），
雷陳契合樂如何（陳）。
今夕何夕此良晤（白），
嬌來錦袖舞婆娑（趙）。
球琳瓊玖敵詩句（李），
奇詞清韻長吟哦（陳）。
長吟哦，得句多（白），
九天牛與女，此日共銀河（趙）。
魚比目，戲新荷（李），
山盟長翠長巍峨（陳）。
吁嗟五色雲霞靄（白），
豔妍好結同心帶（錦）。
同心長係碧天雲（李），
勿使碧雲遊天外（陳）。
雲油油，不自由（白），
神魂飛蕩與雲流（趙）。
中天明月長為伴（李），
願伴千秋與萬秋（陳）。
我本悠然一鳳侶（白），
今朝相伴三鸞儔（趙）。
願作在天雙比翼（李），
鳳雛對舞含嬌羞（陳）。
奇瑛勿為年華少，五百天緣猶未了（白）。
夭桃今已吐春情，片片輕紅入芳沼（趙）。
柳腰嬌弱不禁風，風怒狂搖猶悄悄（李）。
桃李不似錦瓊英，抱露春融情窈窕（陳）。
愛花都作連枝香，和雨和雲到天曉。
從今不作舊夢思，同心齊唱佼人僚（白）。

四人遂為同床之會，推錦為先。錦嬌縮含羞。生曰：「姊妹既同歡同悅，必須盡情盡意。」瓊曰：「四姊妹何無花月興？」奇曰：「四姊何不逞風流？」於是生與錦共歡，錦亦無所顧忌。次及瓊姐，含羞無言。錦曰：「吾妹真花月，何乃獨無言？」奇曰：「彼得意自忘言也。」瓊曰：「如妹痛切，不得不言耳。」以次及奇，再三推阻，錦、瓊共按玉肌，生大展佳興，輕快溫存，護持痛惜。瓊曰：「夫哥用精細工夫。」生曰：「吾亦因材而篤。」自是而情已溢矣。至五更睡覺，斜月照窗，生疑為天曙，喚諸姬俱起，則明月在天。錦笑曰：「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」瓊笑曰：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。」奇笑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！」瓊因請曰：「君之歌賦，已得聞矣，妙曲芳詞，未之聞也。願請教。」生曰：「請命題。」瓊曰：「試調《蝶戀花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請刻韻。」瓊因誦東坡「花褪殘紅青杏小」之章，因曰：「君即此為韻，試看可與東坡韻頡頏否。」生吟曰：

誰家寶鏡一輪小，拋向雲間，光遍羅幃繞。夜淺夜深今多少，玉露玲瓏灑芳草。院宇深沉誰知道，驚夢殘更，卻被佳人笑。恨斷楚人情悄悄，花暗蝶朦朧添煩惱。

瓊曰：「甚妙！吾姊妹聯句以和之，何如？」錦辭謝曰：「非所長也。」奇曰：「縱使不工，亦紀佳會。何妨，何妨。」於是瓊為首倡：

綠窗人靜月明小（瓊），
銀漢波澄，半向藍橋繞（奇）。
楚峽蒙蒙春非少（錦），
淡淡巫雲摘瑤草（瓊）。

不謂■娥來知道（奇），
驚起東君，自驚還自笑（錦）。
聞睡鴨啼□聲消，幾番惹得多情惱（瓊）。

生歎曰：「真三妙也。此生何幸，有此奇逢乎！」因復就枕，談話衷情，不能盡述也。

自是，屢為同床之會，極樂無虞。不意笑語聲喧，屬垣耳近。有鄰姬者，隸卒之婦也，疑生為內屬，安有女音，遂鑽穴窺之，俱得其情狀矣。是夕，唯瓊、奇在列，錦以小恙不與。次早，生過其門，鄰婦呼曰：「白大叔昨宵可謂極樂矣。」生詰其由，句句皆真。生不得已，奉金簪一根，求以緘口。婦笑曰：「何用惠也，但著片心耳。」生因歸告錦娘，且曰：「姑勿與二妹知之，恐其羞赧難容也。」錦曰：「此婦不時來此，況有灑灑風情，兼有『只著片心』之言，不為無意於君。君若愛身，不與一遇，機必露矣，君其圖之。」生不得已，至晚，徑詣鄰婦之家，與作通宵之會。果爾得其真情，與生重誓緘口矣。

是夕，瓊、奇嗔生不至，候至三更；錦不以告，但口占四句示之曰：

誰知復誰知，花妖窗年窺。

花蔭月影動，猶自想花枝。

瓊、奇驟驚：「異哉此言！幸詳告我。」錦曰：「昨宵事露矣。白郎去矣，尚望同床會乎！」於是為道其詳，瓊、奇淚漣。自是同床會散，生、姬深加斂跡矣。